

莫斯科——舊馬官區——最初的回憶——克魯泡特金族——我底父親——我底世親

莫斯科是一個歷史上發展得遲緩的都城，至今城中各區還把那歷史底遲緩的行程中所遺留下的陳迹保存得非常之好。在外莫斯科河畔一帶，有着寬廣而寂靜的街道，有着一排低的平屋，全都是用灰色油漆過的，看起來很是單調；家家戶戶底大門都是不分晝夜地緊閉着。這一帶地方就是商人階級底隱居處，又是那般外表上非常峻嚴，古板，專制的，信奉「舊信仰」的非國教派底大本營。克倫姆林衛城至今還是教會和國家底根據地；衛城前面的一片廣大的土地，上面點

經了幾千家店舖和貨棧，幾百年以來這地方就成了熱鬧的商業窟了，而且至今依然是橫被全俄的國內貿易之中心點。

特威爾街與鍛工橋就是數百年間時髦的大商店底中心地，而蒲魯斯奇加與杜洛奇米洛夫加這兩處職工區至今還保留着莫斯科建都時代中那些忙忙碌碌的居民所特有的景象。每一區都自成一個小世界，各有各的特色，各營各的特殊生活。連那鐵路（當牠們開始侵入舊都的時候）也在這古城郊外的幾處特殊的中心點分別地設置牠們底貨棧，工場，滿載貨物的車輛和機關車等等。

在克倫姆林衛城後面，阿爾巴特與蒲列奇斯頓加兩條大街之間有一帶像迷宮一般的，又清潔又寂靜，紆迴曲折的大街小巷，這個地方至今還依然被稱為『舊馬官區』（*Staraya konushennyya*）。在莫斯科全城內恐怕沒有比這『舊馬官區』還更特別的地方了。

距今約有五十年以前那一般莫斯科老貴族就住家在這一區裏，而且就在

這里慢慢地消滅了。他們底名字是常見於大彼得以前的俄國史上的，然而後來却不得不把地位讓給新來者（即俄帝國開創之主大彼得所召用的『各階級人等』）而自己引退了。這些先朝貴族看見自己在聖彼得堡的新朝廷中沒有立足之地，便只得退隱林下，有的退居在莫斯科的『舊馬官區』，有的就隱居在首都附近鄉村中風景如畫的別墅裏。因此他們對於在厄瓦河畔的新都中，身居政府顯職的那一羣『來歷不明』的雜族人等便不由得懷着輕視和暗中的羨嫉。

他們在青年時代，多半委身於宦途，尤以從事軍務的爲多，然而常常因了別緣故，他們不久就辭了職，並不會得着什麼高官厚爵。那些較爲得意的人還在本地方得着一個清閑的，差不多是名譽的位置。（我底父親便是其中的一人），而其餘的多數人就完全告退，過着賦閑的日子。雖然他們一生轉徙無定，走遍了俄國的廣大的地面，但他們總得回到『舊馬官區』中的故居，在教會底庇蔭之下消磨他們底老年的歲月，這小教會就是他們從前受洗禮的地方，而且當他們

底父母底葬儀舉行時又曾在這裡宣讀過最後的祈禱。

新枝又從老幹發出來了。其中有的又在俄國各處多多少少得到了一點名聲；有的又在莫斯科城內別區中，或在新都聖彼得堡中建造了更華麗的新式邸宅。然而只有依舊住在『舊馬官區』（住在鄰近着綠的，黃的，淡紅的，褐色的與舊傳統相連的教堂的地方）的那一支派，不管他在族譜中占着什麼樣的位置，總被認作一族底真正代表。牠底舊式的族長是得着絕大的尊敬（我必須說，多少不免含有一點諷刺之意），便是本族中的那些離開了故鄉（指莫斯科）到聖彼得堡禁衛隊中或在宮庭裏得着一個較顯榮的官職的青年人對他也不得不表示大的敬意。對於他們，族長一人就成了一家底古風和傳統之化身了。

這一帶寂靜的街道，遠離了那喧鬧擾攘的莫斯科底商業中心，在這些街道中，所有的房屋都是非常相似的。大多數都是用木頭建造的，屋頂全用亮綠色的鐵片蓋成，外部塗以灰泥，並有圓柱與前廊來點綴。所有這些房屋都是油漆得非